



# 报告文学:照见“场景里的新时代”

丁晓原

## 回眸与前瞻

日月其迈,开新时代。2025年可谓报告文学之年,这一年金秋十月,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举行,此次会议是新时代以来第一次以中国作协名义召开的全国性报告文学创作的专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书写新时代的备忘录、风物志和心灵史。这既是对以往优秀报告文学创作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报告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期许。

报告文学不是历史著述,而是对现实具有独特发现的真实记录,在时光的长河中演化为存录信息丰赡的文字档案。其中的优秀作品,或将成为未来的“史记”。生活无比开阔辽远,报告文学不只有报告砥砺奋进伟业的国家叙事,还需要具有社会内涵的风景志,展示时代别样的风景,记录另有文化意蕴的物事。文学是人学。人民的创造是最美丽的华章。一个时代的报告文学,应当成为一个时代人民的心灵史。在2025年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气象生动、跃然奋进的“场景里的新时代”。

## 一

备忘录是报告文学最为直接的文体功能,但备忘录并不是对现实作流水账式的记写,只有那些具有人类文明史进步意义、深刻影响国家民族历史发展、事关人民生活福祉等重大重要的题材,才值得报告文学加以书写,并具有备忘录的价值。这需要写作者全方位观照时代,基于历史维度的轴线,发现、选取、聚焦独具时代特质和历史意义的具体的新场景,对其作富有意味的在场感鲜明的特写与深描。

上海是新时代中国“场景里的新时代”,浦东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擅长报告文学国家叙事的何建明,继《浦东史诗》之后,又创作《浦东新诗》。不同于前部作品的“史”记,新作主要通过陆家嘴金融城、张江科学城、外高桥保税区、临港新片区等新地标、新场景的描摹记录,凸显浦东新时代之“新”,展示浦东新发展对于上海、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共建,取得全方位的阶段性成果。曾平标采访“一带一路”的足迹抵达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17个国家和地区,行程超过10万公里,创作了《命运与共: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纪实》。作品信息量博大,现场感丰富,是报告文学关于这一题材的首部全景式叙事作品。

新时代是充满新质并以新质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发展的时代。朱建华的《南方智造——中国制造的新质力量》,取景“南方”,书写“中国制造的新质力量”。这是第一部以宏阔的视野和深入的观察反映新质生产力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对典型企业个案的深度叙事和精要解读,反映了中国工业由制造到智造创新转型的艰难而辉煌的“大道”,使“新质力量”这个新概念得以具体可感地落地。新质基于高科技,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与新时代的进程同频共振。陈启文的《源动力——中国散裂中子源》写的是我国建设中的大科学装置。作品关联着高能物理学的前沿发展、多学科的集成创新和最新应用场景。阅读此作品,读者可以走进奇幻幽微的物理世界,感知物理学与美学的交集,结识探知微观世界奥秘的“散裂中子源”人。黄传会的《火星,我们来了》是其“航天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的题目充满情趣,通过“好一辆漂亮的火星车”“放飞‘风筝’的人”等章节的生动报告,全过程书写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陈乃霞的《翱翔》是一部“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报告”。这所高校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它的“前世”是在民族危亡时西迁组建的西北联大。历史之痛凝练出这所学校“埋头为国铸剑”的精神内核。“今生”的学校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提供了杰出人才和核心科技的支撑。历史与现实、教育与科技、重器与“先生”等的复合叙事,生成了作品的深邃与开阔。

作为备忘录的报告文学,不仅报告行进的年代,也开掘与时代关联的历史。历史既是现实的背景,也是时代的注释。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此重大历史节点,抗战主题书写自然成为本年度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太行怒——河北抗战记忆》(李春雷)、《大湘西》(杨义堂)、《一座煤矿的抗战》(郭安廷)、《一个村庄的抗战》(徐锦庚)、《铮铮铁骨:一个家族的抗战》(许晨)、《远方的“雷树”》(李英)、《魏国元和他的兄弟》(马淑琴)等作品,从不同的区域,取独特的视角,反映全民族抗战时期不屈的中华民族这我河山、英勇抗敌的故事。人与事

备忘录是报告文学的基本价值,风物志是其价值的拓展,而心灵史无疑是其价值的进阶。唯有具有心灵史意义的备忘录,才是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



AI制图

各异,汇成了多声部的伟大的抗战精神的交响诗。张庆国的《绿色的火焰》和吴真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等作品,主题是“文化抗战”。《暗斗》描写“一个书生”都振留守“孤岛”上海,与日伪抗争周旋,保护抢救国家珍本古籍。《绿色的火焰》中的梁思成、林徽因、钱穆、竺可桢、穆旦、艾青、沈星海等在抗战时期坚守自己的岗位,为保存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殚精竭虑,各有所成。这些作品,为抗战叙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窗。

## 二

报告文学的风物志,其“风物”不仅是田园诗人陶渊明“天气澄和,风物闲美”所描写的风光、景物,还指社会生活的场景、浸润特色文化的物事特产以及国风民情等,是一个包含自然与社会丰富内涵的范畴。报告文学中的风物书写,一方面为作品中人物与事件的叙事置备具体场景和现场,成为叙

事的基本要素之一;另一方面作品以风物作为主要对象加以书写,这样,可以直接拓展与丰富报告文学的话语空间。作为风物志的报告文学,“风物”应该具有充分的社会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这样才能生成其“志”的意义。

兼具自然物性和人文性的生态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风物志书写。2025年这一类写作持续活跃,其中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余艳的《与鹤一起飞》、王国平的《地球友好,你在奔跑》、李青松的《另一种自然》和张子影的《共此青绿》等作品,都颇具异质新意,别有情趣。

《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反映大象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作者不仅追踪再现“穿越人间的象群”之旅,向世界讲述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故事,而且让读者从象群生活的景象中看到大象的灵性之美。《与鹤一起飞》作者的脚步为其笔力奠基。作者从白鹤的越冬地湘赣,经停地黄河入海

口、松辽平原,到俄罗斯北极北冰洋沿线的孵化地,实地考察采访,将白鹤的生物性、文化性、人类与白鹤共构的生态文明的时代性以及一路的地理气候物景等,融入于文本之中。李青松的《另一种自然》描写的重心落在森林、森林里的人和物上。广角取景,细处聚焦,对老虎、野猪、穿山甲、白鹤、蚂蚁、犏达罕等森林中的“居民”物性和生态意义的详述,颇多博物志的趣味。《地球友好,你在奔跑》以串联整体的结构性人物的设置,讲述“千万工程”“蓝色循环”“蚂蚁森林”三个获得过联合国“地球卫士奖”殊荣背后的故事。“只此青绿,一眼千年。”而《共此青绿》则更能显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意义。作品为“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充实了系列物景和真实故事,“不仅是生态的觉醒,更是文明的进阶”的表述更将作品的主题点亮。

2025年的风物志写作,题材并不局限于生态,更显多样繁富。回家村的《龙飞凤舞》以“非遗”长兴百叶龙为题材,书写了几代非遗传承人对于地方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勇气,展示出百叶龙文化舞动世界所赢得的荣光,为一条龙、一群舞龙人与他们的故乡立传。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遗存。青年作家杨丰美的《断裂与延续:中国工业遗产寻访记》,“试图以历史和现实两个视角,追寻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双重脉络”。作品不仅寻访重要工业城市典型工业遗存的场景和物件,还注重“挖掘背后的人和物”,是对工业文明历史的一种有意义的活化和重建。优秀作品的《京华乡情》将镜头转向京郊乡村,以全景和特写的方式,展示新时代京郊山乡巨变后的新气象,抒写蕴藉其间的韵味隽永的乡恋、乡愁和乡情。

## 三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其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简而言之,文学史就是人类的心理史或精神史。文学是人的文学,一方面文学会投射写作者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作品所反映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这种反映不是简单地摹写人生活的表象,讲述其曲折生动的故事,而是要表现出人内在的心理世界、情感和精神等精神特质,并且要体现出深刻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报告文学要写出人的心灵史,既是对文学是人学这一通则的尊重,也是这一文体走出新闻的时间之限获得更饱满的文学性和恒久的精神

力量的关键。关于“两弹一星”的报告文学已有不少。徐剑的《中国原子城》描写的是为国铸剑的大团队,其中最令读者感动的不是那些已为人熟知的人物,而是黄克骥、曹庆祥、钱境清等技工的故事。他们以专精特的技术报效国家,隐姓埋名。他们中有人因为长期遭受核辐射,后来肺部出现严重纤维化,但是无怨无悔。“为了国家,总得有人牺牲啊!”正是这种对牺牲精神的特写,使中国原子城成为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丰碑。与《中国原子城》的叙事类型不同,丁捷的《绽放》是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更具有广谱的主题意义。主人公俞晓冬原是一位部队的古筝演奏家,人到中年查出肺部肿瘤。突如其来的重疾,可谓对人的精神的一种破坏性考验。俞晓冬经过彻夜不眠的思虑后,决定放弃在军体所的疗养,到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大别山革命老区做孩子们的“古筝妈妈”。于是,一批一批的山娃娃“成为小明星”,“一届一届的野孩子”成长成才。这是生命点亮生命的故事,是一位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心灵启示录课程,它启发读者思考该如何建设自己的精神世界,让个体的生命之花能有更多绽放。

报告文学的创作以人民为中心。大地上的人民,烟火生活中的百姓,值得报告文学大书特书。李燕燕的《师范生》以已成为历史的“中师生”切入叙事,既展示他们奉献于乡村教育的勤敬身影,也挖掘他们从业的背景和心理。作品描写了新时期以来师范教育的“冷热”转换,以细小的切口,透视时代演进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在现代化“制造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工人、工匠应当被更多的人看见。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为“大国工匠”立传,2025年出版了《秦世俊:以匠心之火筑“航空梦”》(王杏芬)、《周琦炜:大飞机“血管神经系统”建造师》(李玉梅)、《夏立:一丝一毫提升“中国精度”》(肖亦农)等多部作品。这些作品既写出了主人公“用努力成就非凡”的顶尖业绩,也凸显了他们的初心、匠心和各自“向往的诗与远方”。

备忘录是报告文学的基本价值,风物志是其价值的拓展,而心灵史无疑是其价值的进阶。唯有具有心灵史意义的备忘录,才是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

“骏马自知前程远,无须扬鞭自奋蹄。”丙午马年,让我们继续向着理想的创作目标奔跑吧!(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 重焕光彩的《刺虎》,尽显经典生命力

吴兴人

## 剧光灯

痴迷昆曲的京剧演员韩宜珈,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献演昆剧折子戏《铁冠图》中的《刺虎》。一位老戏迷看后感慨:“这出戏无一处不精妙,无一秒不沉醉。”

《刺虎》是昆曲中“刺杀旦”的代表剧目之一,是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戏剧作品。讲述的是明亡后,宫女费贞娥假扮公主,在新婚之夜,刺杀李自成部下李过。因费贞娥刺杀的李过绰号“一只虎”,所以这出折子戏名为《刺虎》。

戏开场,洞房里一派艳红,喜气洋洋。新娘缓缓登场,头戴凤冠,身着霞帔。凤冠上的饰物,在闪亮的光照耀下,分外炫目。新娘便是《刺虎》主角费贞娥。她是洞房中的新娘,更是暗藏匕首的刺客。一曲[端正好]

把她的心情披露:“蓝若仇,舍国恨;切切的蓝若仇,坎坎的舍国恨!誓捐躯,要把仇雠手刃。”“手刃”二字,唱出了她内心的国仇家恨。这是一个血腥的新婚之夜。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官人费贞娥欲刺杀李自成,却被赐给其手下将领“一只虎”李过。

剧中的“一只虎”,由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马填饰演。他在洞房里面面对醉酒佳人,喜笑颜开,只待与“公主”共享温馨之夜,浑然不知自己的大限将至。暗藏匕首的费贞娥,心里想着“纤纤玉手待伺仇人目,细细银牙要咬贼子心”,嘴里却说“夫妇乃人伦之始,当行花烛之礼,合昏之仪,方成大礼”。她笑眯眼地一杯一杯地劝酒:“将军乃盖世英雄,皇朝国栋。”劝李过换大杯干杯,自己却悄悄将杯中酒倒掉。几杯酒下肚,李过已喝得酩酊大醉。此时他已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中,对“公主”新娘的要求千依百

顺,“公主乃金枝玉叶,凤女天孙,万望勿嫌愚夫粗莽,就是万千之幸了。今后宫中之事,悉从公主掌握,凡有吩咐,小将一一从命。”

“从命”就是被刺杀的开始。费贞娥屏退了侍女,又劝李过解了戎装,把龙泉宝剑挂在床边。她“温柔”地扶着李过入帐安寝,自己佯装除簪耳、脱袍服,拿出了藏在胸口的冷飏飏的匕首。韩宜珈在前半场借助表情、眼神、打背躬等手段,表现费贞娥的强颜欢笑、假意逢迎和暗藏杀机的复杂心理。待换上青褶子腰包、银头面散发之后,费贞娥卸下了伪装,准备孤注一掷“刺虎”了。这时,突出了一个“狠”字。这个柔弱女子,拔出匕首,刺进李过的胸口。但她毕竟气力不足,李过惊醒后一手捂着伤口,一手还击,她情急之中拔出宝剑,拼足力气将李过刺死,并唱道:“钢刀上,怨气冲;银灯下,冤家殒。”然后,从容自刎殉国。这段唱词不仅展现了费贞娥的智勇和决绝,也成为昆曲经典片段。韩宜珈以

干净利落的身手,展现了刺杀旦的表演张力,塑造了费贞娥刚毅的形象,一派忠烈之气跃然台上。

费贞娥事迹在《宫中二烈女传》与《明史》中均有记载,而折子戏《刺虎》则着重凸显其复仇动机,令故事更具悲剧质感与感染力。《刺虎》不仅在昆曲中流传,还被京剧、高腔、汉调等多个地方剧种移植改编,足见其广泛的影响力与深厚的文化传承价值。作为一出著名的“费力戏”,《刺虎》既有繁重的唱念,也有激烈的身段表演。韩宜珈拥有京剧尚派功底,恰适配这类侠肝义胆的角色。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张静娴曾透露,她之所以敢将这出高难度剧目传授给韩宜珈,正是看中其扎实的京剧基础:“演费贞娥需有‘大女主’气场,既有娇媚,又有家国豪情的仇恨。宜珈有尚派的基础,演这种侠肝义胆的角色,她扛得住。”而韩宜珈的舞台演绎也确实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融昆曲细腻韵味与京剧张力于一身的费贞娥——在“一只虎”

面前直与毒蛇,直至困穷已见的过程,扣人心弦,尽显角色风骨。

京剧名家梅兰芳擅演此剧。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时,《刺虎》是经典剧目,也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一出戏。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还特地为梅兰芳拍摄了《刺虎》片段,成为世界电影历史上第一部中国戏曲的有声短片。抗战胜利后,蓄须报国的梅兰芳复出,以《刺虎》重上舞台。可在梅兰芳之后,此剧在昆曲舞台上几成绝响。

此番韩宜珈重演《刺虎》,将角色的柔悦与悲怨诠释得相得益彰。大段繁难唱念与激烈刺杀戏份交织,鲜活地立起了一位忠于君王的官人形象,其内心的刚烈不屈与行刺时的果断决绝,皆在舞台上生动展现。《刺虎》以丰富的唱腔设计与细腻的舞台描摹,层层铺展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勾勒出跌宕的情感脉络,而依工尺谱演绎的昆曲原声唱腔,让观众领略到传统昆曲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刺虎》是检验韩宜珈舞台

功力的重头戏。她以托腮、抖袖等身段来展现人物的心理层次,高潮段落的[朝天子]曲牌,更是集中体现了昆曲唱腔的精髓,正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万事体”。表演中,她将京剧尚派的刚劲力与昆曲的婉转细腻结合,以扎实的舞台实践诠释了“京昆合璧”的艺术魅力。

艺术传承绝非简单复刻,而是深悟内核后的创造性诠释;创新亦非颠覆传统,而是扎根经典沃土的新生绽放。在上海昆剧团的鼎力支持下,韩宜珈与马填携手演绎,让《刺虎》这一经典重焕光彩,于当代舞台上尽显传统戏剧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